

論禪病的四類療法（下）

夏金華

四

上述之外，對付禪病，還有另一類非常奇特的手法，既不念誦明咒，亦不吞服藥物，也不作祈禱，純粹使用肢體的行為來取得療效，因而難以歸類，暫且統稱為特殊療法吧。比如，凡是大眾一起在禪堂行禪的場合，為對治上述昏沉之病，天竺國的僧人發明了一種以擲毬（毛球）作為提醒的解決之道，也是特殊療法之一例。《十誦律》卷四十二云：

諸比丘故睡，共相謂言：「佛聽我等，以毬擲者善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毬擲。擲已，後日還歸。」⁴⁶

釋尊還很重視此事，並指定了行使者——「擲主」。若擲主不在，由「燃燈者」代之；燃燈者不在，由「執作者」代之；執作者不在，則將毬置於殿堂中央的地面。

應該說，這種方法簡單而有效，十分適用於僧侶集

體行禪的場所。此與後來我國禪堂坐禪普遍實行的巡視制度，以手持竹篋子、香板拍擊瞌睡者，或以禪鎖覆於行者頭頂之類，作為警醒的方式⁴⁷，其性質是一致的。遺憾的是，這種方法只能治表，並不能根除昏睡頑症，也是很無奈的事情。

民國時期的高僧印光，既是淨宗的大師，也是擅長治療禪病的高手。晚年在蘇州報國寺閉關期間，曾經不用任何藥物、金針或禪法，居然輕鬆地治癒了走火入魔之病，在廣大佛教徒中極有影響力。

此事說的是一位姓曹的居士，因信心之切，用功之深，無與倫比。後發狂馳走，難以禁制，甚至將點著火的香燭，塞入口中，任其燃燒而不知其患，人皆以為得道，實為著魔。後越發嚴重，幾不治。在被強行送往報國寺的途中，依舊發狂、叫囂不止。走入寺門，直撲地上不起，狂叫之聲，聞於寺內。

大師見狀，旋即轉身，讓人取水，吸入口中，直噴其臉面，連續三次：一口無聲，二口而靜，三口而定。

情形好轉後，有人問曰：「其患已除否？如何處置？」大師說：「扶其入內，睡之好了。」次日，果然其恙盡除。後皈依大師，修持念佛法門。⁴⁸

天臺的智者大師對於禪病，更有著多種的治療方法，且基本不用藥物，因已有另文討論，此處從略。⁴⁹

修定需要精進努力，但過度用功，則效果又往往適得其反，曹居士即是其例。這是因為物極必反的道理，過於精進，使得諸魔有可乘之機，倘若行者不能明瞭「閒心易到禪」的道理⁵⁰，並把握「平等精進」的玄機⁵¹，一味冒進，則魔事發生的概率即會直線上升，如以為是聖境顯現，沉迷其中，甚至不可救藥，也不是沒有可能的。

亂修得病，在佛門中並非鮮見。南宋洪邁所撰之《夷堅志》，也曾記錄一名禮拜北斗星的僧人所得之怪病，以及其同參所採用極端的對治之奇法⁵²，雖令人噴飯，但效果顯著，總算化險為夷，未嘗不是好事。此與禪病雖略有區別，但執著魔境則是高度一致的，值得引以為鑒。

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上述療法均出於佛門中頗具手眼者，非一般人可為也。因此，歷史上也有因禪病未能及時得到有效的治療而留下後遺症者，如明代有「佛法

機辨，不減大慧（宗杲）」之譽的法光禪師，「居常似有瘋癲態、吟哦海口無停時」，即其典型之例子⁵³。此在《治禪病秘要法》中被稱為「好歌頌偈贊」一類之病，憨山大師亦曾一度罹患禪病，未幾而愈。⁵⁴

從佛門歷史文獻可知，禪病症狀輕者，不過渾渾噩噩，「一身禪病懶如泥」⁵⁵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而已，並無大礙；嚴重者，也有因此而喪命的，天臺智者所言「一旦動病，非唯行道有障，則大命有慮」⁵⁶，正指此也。由此可見，智者之極度重視禪病，並非無根之談。

據《大慧宗門武庫》的記載，泐潭深和尚門下有一悟侍者，因「偶在知客寮，見掉下火柴頭，忽然有省。」於是，興奮不已，直上方丈室，通報所悟，詎料被深和尚喝斥而出。悟侍者無法承受如此打擊，旁人又未能及時察覺其異常，「自爾失心，引繩於延壽堂東司，自縊」而亡。

悟侍者死後，陰魂不散，到處遊走，「夜後，常在藏院、知客寮、東司三處出沒，移鞋度瓶，」不停地惱亂大眾，一寺苦之。後經首座湛堂和尚巧妙設法，與之相接，為之開示，善意疏導，令其心服，一場鬧鬼的風波始告平息⁵⁷。其教訓是頗為深刻的。

總之，禪病在歷史上是說此者多，記錄並流傳下來的治病案例卻非常稀少。但禪病並不可怕，怕的是僅憑禪海一粟，便自命不凡，以為無所不知，如孫思邈《大醫精誠篇》所譏諷之愚者一般，「讀方三年，便謂天下無病可治。」實際卻並不諳禪病之由及其對治之道，遂守而不化，勇猛精進，則無上醍醐反成毒藥；然若舍而弗由，則又易落入魔境之中。其實，唐代書法名家李邑嘗言：「學我者拙，似我者死。」⁵⁸參禪之個中三昧，與此正同，有志於禪行者不可不予以充分的注意。上述僅是初步的探索而已，尚有諸多未知的領域，值得進一步深入的討論與研究。

（全文完）

註釋：

46. 《大正藏》第廿三冊，第二八九頁上。
47. 竹篔，明末晦山戒顯《禪門鍛煉說》有云：「蓋竹篔起自首山，盛行於大慧，再興於三峰，此歷代老古錐鍛煉衲子之器，非創設也。竹篔長須五尺，闊只一寸，稍稍模稜，去其銳角，即便捷而易用。若夫拄杖子，設法接機則可，鍛煉決不可用，即用亦不靈也。至於鋼鐵如意，以降禪眾而已，稍近則頭迸腦裂，非鍛煉之物也。用竹篔者其功便於逼拶，則其妙在乎敲擊。禪眾坐時，則執之以巡香，行時即握之為利器。」
48. 詳閱袁仲侯《我在紀念會上的回憶》一文，《印光大師全集》第七冊（八）印光大師生西十周年紀念文，第五〇二一五〇三頁。
49. 參閱拙文《禪病及其對治》，臺灣鄭志明主編《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》（上冊），南華大學宗教研究中心，第四七五—五〇六頁。
50. 這是唐代詩人元稹《悟禪三首寄胡杲》詩中的句子。全詩如下：「百年都幾日，何事苦囂然。晚歲倦為學

（《卍新纂續藏經》第六十三冊，第七七八頁上—中）

）香板之由來，近人多以為起于清雍正時期。此說大謬。在戒顯《禪門鍛煉說》已有說法：「參禪打七，至時日稍久，夜分過半，禪眾漸趨倦怠。為長老者，以甘言誘之，而不加勸也；以和顏接之，而不加厲也，即策之以香板，而模糊如故也。此時欲作其氣，賈其勇，惟有奮大機權，施大毒辣，發大忿怒。或哄堂詬罵，或旋風捶打，所謂多人憤恨語，不可聽聞語，如火燒心語。崩崖裂石，拋向面前。而禪人之昏昏，廓然立散矣。」（第七七九頁上—中）禪鎮，《釋氏要覽》卷下釋云：「木版為之，形量似笏，中作孔，施紐串於耳下，頭戴去額四指。坐禪人若昏睡，頭傾則墮，以自警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冊，第二九七頁中）

，閒心易到禪。病宜多宴坐，貧似少攀緣。自笑無名字，因名自在天。」（《元稹集》上冊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點校本，第一八二頁）

51. 在《魔逆經》裡，文殊菩薩對大光天子說了十大「魔事」之後，又指出菩薩魔事「住於精進，」認為「其精進者，乃為諸魔求其便耳。」因此，唯有「平等精進」——「有所志慕，心無所著，」始與佛道相應（《大正藏》第十五冊，第一二一頁中—下）。

52. 《禮斗僧》原文如下：閩僧道著云：「有同參兄弟二人，共寓一寺。兄出遊，數歲而歸，見其弟顏狀□瘦，怪問之。笑而言曰：『吾比者夜禮北斗，若有感遇，神識所游，蓋鈞天紫府中，至所受用，乃天漿甘露，其去璿宵丹闕不遠矣。』」兄曰『審如是，汝當容色敷腴，肌體強健。今乃爾，得非墮妖魔境界乎？』弟曰：『明日當謁，兄盍來觀之。』」兄甚喜，如期而往。弟設香花幾席，拜於庭，至數十。俄有大毛手從空中下，擱其首不已。夜半醒，詢以所見，云與昔日同。兄已證其異，秘而不言。他日再往，予買犬肉，恣食之，而置其汁於缶，挈以入。正拜時，毛手複現，兄自室中挈汁出澆之，倉忙縮去。弟俄頃而覺，謂兄曰：『適將至鬥宮，忽為微雨沾身，故不克進。』」兄大笑，始告以實。自是，不復

有所見，越半歲，乃復初。」道著今住持建康草堂寺（《夷堅志》補卷二十三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點校本，第一七五九頁）。

53. 《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》記載禪師自云：「此我禪病也。初發悟時，偈語如流，日夜不絕，自是不能止，遂成病耳。」並指示對治之法，云「此病一發，若自看不破，須得大手眼人，痛打一頓，令其熟睡。覺時，則自然消滅矣。我初恨其無毒手耳。」（《憨山大師自傳》，美國張恒生堂印贈本，第八頁）此與印光大師之所為，如出一手，只是輕重不同而已。

54. 《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》第三十一歲條（《憨山大師自傳》，第九—十頁）。

55. 《雜毒海》卷八，《卍新纂續藏經》第六十五冊，第九十六頁上。

56. 《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冊，第五〇五頁中。

57. 湛堂和尚處理此事的過程有些奇特，特錄如後：「湛堂遊浙回充首座，聞其事。中夜，故入延壽堂東司抽脫（大便），壁燈微明，忽然撲滅，方脫衣，悟便提水瓶至。湛堂云：『未要，且待我脫衣。』脫衣罷，便接瓶子去。當時悟自縊間抽脫，須臾，又送籌子來

。及出，喚云：「接瓶去。」悟才接，捉住摸其手，或似軟或似硬，問曰：「汝是悟侍者嗎？汝便是當時在知客寮，見掉下火柴頭有省處底麼？參禪學道，祇要知本命元辰下落處。汝在藏殿移端首座鞋履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？又在知客寮移枕头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？逐夜在此，與人提瓶度水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？因甚麼不知落處，只管在這裡惱亂大眾作麼？我明日勸大眾為汝看藏經，裏錢設粥，追悼汝，汝當別求出離，不得滯著於此。」言訖，乃推一推，如瓦礫塔子倒，索然有聲，由是絕跡。湛堂一臂，冷如冰

，逾半月方平復，蓋非人附陰而至，冷氣侵人如此。」「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第九四七頁下—九四八頁上）人與鬼之對談，古書記載不少，如《夷堅甲志》卷二十「靈芝寺」一文記有唐通道與鬼論理之事（第一七七—一七八頁）、清薛福成《庸盦筆記》卷六亦有「人鬼對談」一文（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，第二〇六—二〇七頁）。諸如此類的記載，不勝枚舉。

58. 轉引自清王應奎《柳南續筆》卷三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，第一八四頁。

香港蓮社舉行全域祈願灑淨法會

【本刊訊】香港正覺蓮社、香港觀宗寺於新界石崗機場舉辦全港「祝福祈願·香港全境灑淨普利十方大法會」，祝願香港社會和諧昌盛。灑淨法會由香港正覺蓮社社長、香港觀宗寺方丈宏明大和尚，香港普門寺方丈、行腳僧團住持道平大和尚主法，乘坐直升機於各區上空誦大悲咒。祝福祈願大法會當日，兩位主法大和尚由新界石崗機場乘坐直升機環繞新界北區、調景嶺、跑馬地、灣仔、大嶼山等區域上空灑淨，誦大悲咒，以觀世音菩薩心咒，清淨香港外境，清淨市民心靈。與此同時，香港各區信眾，

亦於同時同刻持誦經咒，祝福香港繁榮，社會安寧，人民安樂。

為慶蓮社建社七十周年，此次的全境灑淨法會，是香港開埠以來佛教界首次的空中灑淨法會，也是對香港無限的祝福、無限的祈願與無限的感恩。根據佛教行儀，「灑淨法會」具有潔淨、祝福的功能。這次「全境灑淨大法會」，是希望藉諸佛菩薩的慈悲願力，洗淨加持香港各外在環境，並從各人持誦經咒，沉澱心靈、潔淨內心世界。